**《江苏交通企业信息》文学季刊**

**2023年3月第一期**

代发刊词

“仙鹤”衔来一季刊

江苏省交通企业协会 刘守明

古都金陵，是中国文学开始走向独立和自觉的摇篮，建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馆”。进入到21世纪，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联合国赋予它耀眼的光环。

在文学界，无论是楚辞乐府，还是唐诗宋词，都对鹤赞美有加、无比喜欢。新春伊始，南京仙鹤桥旁边的办公楼里，诞生了一个文学刊物----《江苏交通企业信息》文学季刊。

仙鹤桥，早有历史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如今，文化积淀又萌发，似“仙鹤”舞蹁跹，给江苏交通运输行业员工“衔”来了一份精神大餐。从此，文学季刊在“仙鹤桥”筑巢，与“仙鹤桥”相伴，传承、弘扬着江苏交通人的真善与美感。

文学与“仙鹤”相依，您与文学季刊有缘。

文学季刊里有诗词、小说、散文，内容丰富、短小精悍。薄薄几页油墨香，没准能让您一饱眼福，百看不厌。

新生的季刊需要呵护，愿与同事们携手相搀。“仙鹤”衔来的文学季刊，定会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美的期盼！

微回忆

我家的陈年“车”事

盐城市交通运输局 顾枫

改革开放40年，使曾经偏居黄海之滨一隅、背负贫穷落后之名的盐城，发展成为沿海中心城市，百姓的交通出行发生了过去无法想象的变化。今天的城乡孩子享受着现代交通带来的便利，走遍天南海北，拥有着与世界同龄孩子一样的目光和视野，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笔者家里发生的几则陈年“车”事，回想起来恍若隔世，追记于此，分享给也许有相同记忆的人们——

**1972年/“厂长”的“小宝车”**

那年我弟弟3岁，母亲怀他时“文革”闹得凶，营养很不好，因此他出生就瘦弱，长得还黑，常被大人打趣说是“煤炭厂的”，久而久之，就得了一个“厂长”的外号。这年夏天一个晚上，左邻右舍好多人围一起乘凉聊天，父亲因为单位组织赴苏南学习过“学毛选积极分子”顾阿桃，见过大世面，突然就说：“我家二黑子长大真是‘厂长’倒好了，南京、上海的大厂厂长可有‘小宝车’坐呢！”然后就转头逗我弟弟：“将来能把‘小宝车’给爸爸坐坐啊？”只听弟弟高声回答：“能！”逗得满场人乐不可支。当时农村人嘴里的所谓“小宝车”，其实就是小轿车。大家偶尔在电影里看过，连县委书记都没资格坐，当然是“宝”车。3岁的孩子哪懂这些？既然爸爸问了，他就“能”呗。谁又想到，现如今我们家家有了“小宝车”，弟弟家竟有两辆，其中一辆还是SUV。我们不只实现了父亲当年“让爸爸坐坐”的梦想，还时不时载上两位老人远门“自驾游”一番。

**1975年/“老牙车子”**

父亲用积攒了近两年的工资，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买辆自行车。父亲在离家六、七里的信用社上班，来回全靠两条腿，路上很耽误时间。决定公开后，全家欢欣鼓舞。那时，弟弟已开始换牙，刚掉了两颗门牙，说话嘴巴不太关风，只听他怯怯地请求说：“爸爸，你可不要买那种‘老牙车子’啊，一骑嘎吱嘎吱的”。他说了两遍，父亲才听明白，不禁哈哈大笑：“放心，我们买的是新车！”

弟弟说的“老牙车子”是指我二伯家的自行车，土改时斗地主分得的，据说是日伪时期产品。尽管二伯保养得很勤，但终究抵不过几十年的风雨，老旧得厉害。何况它又是整个家族、乃至整个生产队（相当于现今村民小组）唯一的一部自行车。他借你借用得多，自然就变成了“老牙车子”（其实应当叫“老掉牙车子”，到农村人嘴里就简去了“掉”字）。当时农村道路全是坑洼不平的土路，“老牙车子”骑在上面，全身“嘎吱嘎吱”，老远就能听到。可怜我弟弟很少出门，没见识过几辆自行车，那辆“老牙车子”竟是他当时对自行车的全部认知。

不用说，父亲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买回后，弟弟是何等的兴奋，偶尔坐在前面大杠上跟父亲出趟门，简直比当皇帝还嘚瑟。生产队里与我同路上学的孩子们“羡慕嫉妒恨”得不行，故意把“凤凰牌”说成“疯狂牌”，以作诋毁。去年春节回老家遇到其中一位，当时他正在家门前擦洗自己的汽车，我走过去佯装不认识牌子，憋着笑问：“啥车啊，是‘疯狂牌’吗？”老伙计一时没反应过来，待我讲出旧事，好一阵暴笑。几十年的仇终于报了！

**1978年/“车祸”**

改革春雷响起，农村里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母亲手巧自学编芦材积子，父亲用自行车运出去，卖给人家囤粮。家里稍有了点余钱，父亲才不把他的“凤凰”看守得跟命根一般，偶尔也能准许我碰碰。那时我12岁，早就用二伯家的“老牙车子”学会了套大杠骑车，能骑上父亲的新车，心里别提多美了。虽然人还矮，车镫子转到最下面时就够不着，但这丝毫不影响我骑车如飞。有一次还真“疯狂”起来，我让弟弟坐后座上，随我一起去大队房（相当于现在的村部）逛供销社代销点。经过一座由三块水泥板拼成的简易桥时，我“艺高人胆大”，也不下车，打算径直冲过去，谁知桥头水泥板与土路连接处高低不平，车轮猛一磕撞，龙头一晃，人和车就直接凌空“轰”地一声栽进河里。当时就是个“没头端”，眼一睁全是水，吓得不轻。幸好河水不很深，挣扎着直起腰，头就露出了水面。看到这一幕的过路人赶紧来帮忙，把我们兄弟俩和那辆“凤凰”捞上岸，人和“凤凰”居然都毫发无损。现今想来仍感神奇。

更为神奇的是，中国大地从这一年始，像是从冻土中缓慢苏醒，从此开始了欣欣向荣的日子，即使是苏北农村，这种变化也以不可阻挡之势发生着。当年我们兄弟俩掉下河处的土路，先变成砂石路，后来改成水泥路。近年又“提档升级”成为双车道大路，而水泥板简易桥也早换成钢筋混凝土桥，既宽阔又有护栏。即使存心要复习一遍当年的“花样跳水”，也已失去条件。自然，我父亲的“凤凰”再没有重复二伯家“老牙车子”鞠躬尽瘁几十年的生命轨迹，不经意间就退出了我们的生活。

**1982年/享受“大通道”**

恢复高考后，农村孩子人生道路出现了新的可能。母亲放弃了让我长大当兵，退伍后托人进“工作队”的念头，一门心思督促我们兄妹仨读书。谁想到，书没有读出多少，却把眼睛弄近视了。这年春天，我正读着高一，父亲决定带我和妹妹去盐城市区配眼镜。这是我和妹妹平生第一次出远门，虽然盐城那时还没建市，仍是我们心目的“大地方”。果然，刚到“大地方”，我的方向感就蒙了。因为“先入为主”，直到现今，盐城市区方向与我头脑里的直觉坐标仍相差90度。妹妹那时才读小学三年级，能去趟“大地方”她固然激动，但她更兴奋的是坐上了汽车。当时从家乡射阳开盐城的是“大通道”汽车，像两辆车去掉一个车头后拼接而成，行驶时可能是为了避让大坑洼吧，总扭来扭去如画龙一般。颠簸不说，还弄得乘客一会儿东倒、一会儿西歪，放在今天看就是活受罪。然而当时妹妹却甘之如饴，从头到尾都扒着车窗，眯着小眼贪婪地向外望个不停，享受着在她看来是“风驰电掣”的感觉。晚上回来汽车进站时，她老大的不情愿，喃喃道：“井安这么快就到的……”（盐阜方言表示疑问叫“井安”）。今年秋天，外甥女去南昌读大学，妹妹送她，来回豪华大巴、高铁、飞机轮番坐。母女俩却安之若素，没有丝毫“兴奋”，反而嚷嚷嫌旅途劳累——要是能时空转移，让当年享受着“大通道”的她看到这一幕，定会大喝一声：矫情！

散文

听一首歌

**江苏沿江公司 毕子尊**

开车在回家的路上，车里正在放李健唱的《父亲的散文诗》歌词中唱道：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涤卡上衣痛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狠狠给了自己两拳.”歌词瞬间触及我内心深处的柔软，泪水就温热了眼眶。

回忆漫无目的地铺散开来，那个时候父亲的自行车后架上铺着一张厚厚的黑色胶皮，所以即使自行车坐了很长时间也不会感到硌的屁股疼。车水马龙里，我背对着父亲坐在车上，瘦小的肩膀靠着父亲宽阔的后背，两条短腿快乐的来回荡着。有的时候，因为要骑很长时间的路。父亲会用一根宽带子将我绑在他的身上。这样，在我困得东倒西歪的时候，就不至于摔到地上。在那条只有星星和月亮陪伴的柏油路上，父亲时不时地把手臂背到身后推一推迷迷糊糊的我，说一声：“尊尊不要睡呀！马上就到家了。”

岁月的河水静静的流淌着。记忆中美好的往事，就像月光下河水中泛出的波光。在深沉的浩渺中散发着光亮，让人想要亲近却是那么遥不可及。有的时候，让人留下眼泪的并不是艰难困苦，而是美好往日一去不回。

在这样的歌声中，狠狠地怀念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虽然没有什么智力开发，没有什么幼儿早教，幸福却来的更加简单容易，几根羽毛扎的毽子；一把豆子裹成的小沙袋；破旧自行车内胎剪成的橡皮筋，足以让我在小朋友面前赚够面子，陪伴我度过那幸福的童年！是什么带走了那些简单的幸福，是现在的孩子们要求的太多？还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能够给予的太少？亦或是给予了太多的物质金钱，又没有给予陪伴的时间？

我们其实更多的时候并没有去问问孩子究竟想要的是什么，理所当然的给予，我们觉得是必须给予的，理所当然的要求，她们应该回报的。给予了许许多多的特长班的学习，理应当收获一个多才多艺的孩子；给予了，最好的课外补习，理所当然应该收获一个成绩优异的孩子。

前几天朋友聚会，说起旅游，一个老铁说她家宝贝儿最讨厌旅游。大家纷纷表示惊讶，问那个孩子为什么？那个孩子用和年龄不符的成熟表情回答说，“我宁可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也不要被逼着写什么旅游心得！”一时语塞。原来我们理所当然的觉得他们快乐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快乐！

我们给予了孩子们过剩的物质和金钱，却忽视了陪伴和情感！我不知道她们被物质撑的过饱后会不会把一切都看成是理所当然，甚至渐渐变得漠然。

在这样的歌声里，我狠狠地怀念，童年时候，父母慷慨的赠予我的时间和情感……

你听，音乐还在播……岁月，还在吟哦……

散文

时光清浅处，一步一安然

润扬大桥公司 杨敏

时光清浅处，一步一安然，可以理解为：时光就像小溪流水一样，正在慢慢流逝，一去不复返，但我只希望你安然无恙。

杨绛说过：“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后来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每当看到这些语录，我都能感受到生活处处是正能量，就仿佛今天午后的阳光，到处充满温暖，走在路上看到了河边的油菜花都开了，香味扑鼻。碧波荡漾的河水映入眼帘，看着水面上的波浪，会觉得有一种释怀放松的感觉，会慢慢把烦躁的思绪一起带走。

此时，河对面上有人一边挖着野菜一边有说有笑的，岸边是一群中老年人在等着鱼儿上钩。而此时的我，浑然不觉烦躁已经慢慢褪去，心情也愉悦了许多。

随意地走下去，看见一些朝气蓬勃的少年叫着、跑着、跳着。时而跳跃，时而旋转。到精彩时刻呐喊出来。以迅速、精准的突破投篮结束这场篮球比赛。

振奋人心的音乐，朝气蓬勃的少年，舒适惬意的老人，无不彰显着他们的活力。

在生活中，我们都是用平凡的外表，去装饰着特别的自己，这是需要自己去发现，去探寻的。

散文

阅读，让我如此感动

宁靖盐公司 祝金梅

清晨微凉，细风微醺，时光不会因为疫情遮掩她迷人的面容，清茶一杯，笔墨书香陪伴。净手，静心，情感的寄托从阅读开启。

手捧余华的《活着》一字一句细细斟酌，心中陡然弥漫开一种噎在心头化不开的感觉，一阵静默后，用笔在书页上勾勒出精彩，在洁白美丽的笔记本上摘抄下喜欢的精句，然后消化、吸收、酝酿、发酵，所有思绪便四处滋长开来……通篇文章没有散文行云流水般的华丽措辞，没有诗词歌赋的气势磅礴，它的平易真挚却给了我久久难以平复的感动和震撼。

那是一个历尽世间沧桑和磨难的老人——福贵的人生感言，是一幕演绎人生苦难经历的真实写照。我在字里行间寻觅感情的足迹，泪水浸湿了眼眶，那些饱蘸情意的字字句句点染心头，仿佛从未离开，蓦然忆及那份情境，莫名有几分哽咽。活着不易，幸福更是难能可贵。

中国是个有爱的国度，当别国追崇“躺平”我们仍然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控理念。在重大灾难面前，我们国家不放弃、不抛弃任何一个可能被挽救的生命。生在这样的国度，我们应该心怀感恩，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当下做起，努力履行一位公民、一名高速人应尽的义务和职责，今天我们付出最少的代价，日后就会赢得最大的成果，这才是完美的胜利。反复的疫情，让我们生活艰难，身心俱疲，但只要有勇气、有毅力、有信心去面对，去克服种种挫折与不幸，才会真正体会幸福的不易与甜蜜，也更会热爱生活，珍惜生命。

合书，闭目，微风袭面，似乎嗅到花香，任思绪游走在虚实之间……何为活着？我陷入沉思：活着更应该是一种心态、一种姿态、一种证明；抑或是一份职责、一份历练、一份担当吧！

散文

油菜花开

神龙集团 杨方

又到了油菜花盛开的季节，看着道路两旁的油菜花，总是会想到老家的那块油菜花地，花是一个色，场景、规模却不是一个层次。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树荫未成的时候，油菜花便已经遍布了田野。随着一阵风拂过，空气中都是满满的油菜花香。

站在二楼的露台上，整一片的油菜花，似一幅油画。间有的小路，此刻正充当引路人延伸至远方。走过屋后的小桥，置身其中，蜂鸣蝶舞。现在很少能听到嗡嗡声，但每次听到，都会想起小时候，掏老墙缝逮蜜蜂的场景。左手持透明瓶罩捂着墙，就留一条够小木棍伸进去的缝隙，右手则持小细棍挨着小缝往里掏，全程小心翼翼，怕被蜜蜂蛰，又想要逮到的心情很微妙。

继续往里走，一条干涸的小河两侧也已被油菜花占领，迎风舞动的油菜，似在炫耀自己。细看那一株油菜，会发现，它的梗、叶片、花瓣，都很细小、柔弱。即便如此，却依旧直挺挺地面向阳光灿烂微笑。

单株的油菜，风一吹，便左摇右晃。然而三五成群，乃至整片连接在一起，便可抵挡来风。想到前两日的一场雨，瘦弱的他们依旧在此挺立。家乡的土地都是平整的，以前羡慕云南的梯田美，实则家乡的油菜花海洋般的美，在风的带动下，微微荡漾，更令人心潮澎湃。

出了油菜花地时，才发现身上早已沾满了油菜花的香，以及它的色。

现代诗

**建桥人手记（组诗）**

省交通建设局 陆新民

**水上作业**

广袤的江面上，浪花推搡着

一波一波，带着原始的力，

船民，桥工和江鲫的踪影，

偶尔泛蓝的光，填补着巨大的深渊。

我在意捕捞，呼吸水的气息，

对我来说，赞美和讴歌都不重要，

操控长长的钢缆，连接彼岸，

乍看如横锁大江。

江水在流逝，江面

像一个巨大的拉链，

隐含一个古老的寓言，

以雪白的浪花书写。

穿行于浪花，我也成了其中一朵，

我们一次次将思想探出体外。

风景已非单纯，浪花当仁不让，

用叫喊予以确认。

——较之我，它显得更有耐心。

**桥缆点灯**

江的两岸，有一些灯火

在互相招呼着，

多年来大体如此。

江心上行的铁驳船队喘着气，

经过桥塔，主缆上的灯突然亮了，

船队快活地摇晃着，

刷一身白亮。

我们在江畔观赏这一切，

W型的灯光，系着桥塔

在茫茫大江上，翩若蛟龙。

你也可以把它比作三个巨人手拉手，

定风波。

桥缆点灯，千帆竞渡，

那些船带着经略江海的态势，

颇有几分象征。一回首

桥，那座让我盈满泪水的桥

什么也没说。

现代诗

春天 站在夜色中眺望

江苏高养公司 崔步科

让我们以河堤为界　你碧绿一池水

我折一支杨柳　戳穿春天的空隙中的雨

沓沓而至的春色　覆盖所有的思维

一支芦笛　洞穿春天的想象

在隔空的情节里　复活　让纯粹的赞美

逼近真实　脚裸上沾满露水

花粉中的过敏　在竹篮中盛起

一次次滑过　以游鱼的形式回溯的呐喊

让春风从指尖轻轻地滑过

沿着春天的路标　有一个声音渐次而来

满目的风景叠印繁花追逐的大地

深沉的土地孕育沉重的思想　负担

成为累赘　在季节的长廓上摇摆

临水的岸边　一花与一叶的对视

万物皆是春天的过客　每一个回眸中的愿望

浓缩　犹如青石板中的苔藓

在阻隔光明的黑夜中寻找

春天只是一个怀念生命的注脚

天空将情感放大　包容着美丽的谎言

清风一过　那些等在季节里开放的容颜

渐次明艳　芳香起来

黑夜中的思想　将怀念

沉淀在春天的细节里复归平静

抑或所有的呐喊沿着月光

在春天深处　蜇痛纷飞的柳絮

让一滴水凝固在绿叶上　折射回忆的

过往　让每一个生动的瞬间定格

你来的正好　在花开时节　在绿水之上

我用瓦罐倒映春天的月光

松软的内心如黑色的土地　让原野化作海洋

偶尔的细节　跌落在蝴蝶的背上

倒春寒　是我迎接你　遗落在春天的腹稿

每一个花瓣都蹁跹着你前世和今生

我在遥远的郊外　脚踏青石　手拈杨柳

看你披着一身花雨渐渐离去

用文字的温度　在湛蓝的水面上写下春天的祝福

**古诗词**

**七律**·**参观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

江苏省交通企业协会 朱安祥

云岭箕燃豆未疑，

釜中冤屈诉声悲。

独夫失德图私欲，

赤子存心救国危。

暂厝忠魂收旧部，

齐奔敌后拔倭旗。

英雄浴血成千万，

青史埋名可问谁？

**古诗词**

七律·莫愁湖活动

华设设计集团 施霖

横塘美景情舒放，

习练诗词图绝唱。

高韵新荷袭海棠，

清风白鹭穿烟浪。

追攀大雅意传芳，

承继前贤吾属望。

不减豪怀笑夕阳，

心驰万里云天上。

**古诗词**

浣溪沙·春信

华设设计集团 施霖

癸卯冰蟾首度圆。

看灯人海半城喧。

争強猜谜乐翻天。

柳发新芽初烂漫。

梅含冷馥正缠绵。

春花等待扮人间。

**古诗词**

五律·公交（中华通韵）

徐州市交通运输局 李慧

踏平坷坎路，穿过雪霜风。

暮送斜阳落，朝迎旭日升。

东西连市镇，南北渡宾朋。

万里不知倦，迢迢玉带腾。

告示

《文学季刊》相关事项告知

《文学季刊》是面向江苏交通运输系统广大员工的刊物，恕不接受系统外及省外来稿。为进一步办好《文学季刊》，现将相关具体事项告知如下：

一、投稿须注明文体，如散文、微回忆、现代诗、古风、律诗、词牌等，尤其是古诗词默认平水韵，如用中华通韵则需注明。

二、编辑部收稿按照文体分别登记，录用与否概不回复，请作者关注《文学季刋》。

三、选稿注意思想性、相关性、艺术性。每篇作品篇幅不宜长，现代诗一般不要超过20行，一线员工的作品优先考虑，各种文体统筹兼顾。

四、审稿着重艺术性，对那些逻辑不顺，语法不通，古诗词不符合格律的作品一律舍弃，不做修改，不作说明。

本期总编：朱安祥 责任编辑：刘守明

排版印刷：